

# 客家话跟苗瑶壮侗语的关系问题

邓 晓 华

[提要] 本文提出客家话有近百个常用词跟苗瑶语、壮侗语有渊源关系,并论证了客家话是北方汉人南迁到达闽粤赣交界地区后跟当地土著畲族产生文化互动而融合形成的,而并非像传统学术界所认为的完全是北方汉语的线性“移植”。

## 一 问题的提出

客家人是汉族最重要的民系(族群)之一,最近资料表明客家话区有 3500 万人。客家话区内部的语言文化同质性远多于异质性,多数区际间可通话;从现在的地域分布来看,客家话区包括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广东东部,即所谓闽、粤、赣交界地区,后由此扩展至台湾、广西、四川等地。本文所选客家话代表点:连城、长汀代表闽西区客家话;梅县代表粤东区客家话。这些点基本上可以反映整个客家话的语言特征。客家话内部音韵形式虽有差异,但其同质性表现在有一批同源的客家话特色词,这是客家话形成的基础。本文所选比较的词汇即为常用的客家话特色词,反映客家话的口语传统,而非文读系统。

从客家移民史来看,北方汉人自晚唐五代、宋大规模聚居在赣南,宋元时迁入闽西,明清时再迁入粤东。绝大多数客家学研究者都信奉罗香林於四、五十年代的研究成果,认为“客家人是汉族里头一个系统分明的富有忠义思想和民族意识的民系;客家先民是因受到中国边疆少数民族侵扰影响,逐渐从中原辗转迁移到中国的南方来的。而且自认为是中原最纯正的正统汉人的后裔。”罗的研究,比较强调客家的血统的追寻,这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即社会上存在着某些“客家非汉族论”、“客家为汉族与苗、瑶、壮、畲等族的混血种说”等偏见,这种研究方法是可以理解的。但时至今日,许多研究者仍过分强调客家的历史源流和文化的特殊性。

以中国语言学的发展来说,奉行的仍然是传统的历史主义演化论理论:认为闽客家人的方言文化特质及其地域性变异是北方汉人南迁的结果,其呈现出多样化的地域性方言变体可以从汉人入闽的时代层次不同来解释,或者是由于闽客家人群母文化本身的祖居地域来源不同。这种理论观念在中国语言学研究领域占主导地位。最具权威代表意义的是李方桂的上古音体系,他试图用这套体系来解释古今汉语南北方言的差异。许多学者正是在这种理念的支持下,来解释闽客家话文化特点。关于客家话的起源和形成,台湾学者张光宇在其新著《闽客方言史稿》有明确的说法:“总而言之,客家话的起源是西晋末年的司豫方言,客家话是在司豫移民进入闽粤赣交界地区转成客家人之后才成为族群标帜出现的名称。”而此之前是北方汉语的司豫方言。他认为汉语方言的南北关系仅仅表现为北方汉语的古今关系,指出南方的文白音韵都来自北方,而只有时代先后之别。现代南方方言是一种由北方汉语文白异读的双言现象所引

起的音系综合。现代的南方话就是古代北方和近代北方,或者说文白叠置的产品。<sup>①</sup>

我们把这种语言史观视作“线性理论”,即方言文化的形成发展是自祖语文化一条直线贯穿下来,其间与族群互动,地域文化传统关系不大,我们主张用“非线性理论”来解释方言文化的形成和演化,重视族群互动、地域文化传统或文化底层的重要作用。

音韵学证据表明客家方言音韵极接近唐五代至宋初时的中原地区语言(邓 1988, 1990, 1993),基本上是在晚唐五代至宋初时从中原汉语中分离出来,逐渐发展演变而成的。它的许多音韵特征与晚唐五代宋音韵要点相符,音韵格局介于唐末至中原音韵之间。音韵学证据与史学家的结论及文献族谱的记载大体一致。即客家形成应在晚唐五代至宋初。客家人的先民来自以中原为中心的广大北方地区。而词汇学的证据则不同,它表明客家话与苗瑶语(特别是畲语)和壮侗语有极其密切的关系,最基本,最常用,最有客家话特色的一批词来源于苗瑶语和壮侗语。反映了北方汉人南迁到闽粤赣交界地区后与畲、苗瑶语族群和壮侗语族群之间的文化互动关系。我认为客家话的音韵系统属于宋代北方中原音韵,而词汇系统则是北方汉语和南方土著民族语言混合而成,土著的比例甚至更大。

我曾提出(邓晓华 1993, 1995, 1997)客家民系是由南迁的北方汉人到达闽粤赣交界地区后跟南方土著民族畲族融合而形成的,客家血统与闽、粤、赣等省的其他非客家民系汉民血统并无区别,他们都是中华民族一千多年来融合的结果。学界一般认为客家跟畲族发生族群互动,导致语言互动。所以客畲语言中相通成分很多,畲族甚至早在元明时就放弃本族语言而改操客家话。客家人居住的地域在闽粤赣交界地区,与历史上畲族生活区域重叠。畲族是土著的,后受客家人影响,发生了语言融合。

畲语的成分既有来源于苗瑶语族的,也有来源于壮侗语族的,从语言学角度来说,前者大于后者。在另一个历史层面上,也有来源于汉族客家人的。畲族的形成是多个不同来源在不同历史层面上互动的结果。因此,本文从族群互动,语言接触及与地域文化特征的关系角度,对客、畲族群及方言文化的形成,及其与中原汉文化及周边其他族群的互动关系,作一个尝试性的分析和讨论,以期建立一种方言文化特征与地域文化传统及族群互动有密切关系的族群关系与语言演变理论。

畲族来源是多元的,它由三个层面组成:1. 苗瑶语族即所谓洞庭湖的“苗蛮”;2. 壮侗语族,即所谓古越人的后裔;3. 历史上多次南迁的北方汉人。下面我们比较客家常用词语跟苗瑶、壮侗语族相对应的词语,可以发现这些词语是有渊源关系的,而跟北方汉语有较大的差异,不可能是北方汉语南迁的结果,至少从反映北方汉族跟南方土著民族之间族群互动的密切关系中,可以看出客家先民——早期北方汉人跟南方的土著民族之间的文化涵化,即作为“主流文化”的北方汉文化南迁后的“地方化”的情况。

## 二 客家话跟苗瑶语族、壮侗语族对应的词语<sup>②</sup>

1. 戴(~斗笠):ntoŋ<sup>5</sup>川黔滇苗,dorŋ<sup>5</sup>勉瑶,ntaŋ<sup>5</sup>布努,təŋ<sup>5</sup>畲,tə<sup>5</sup>黔东南苗;ɛ<sup>5</sup>təŋ长汀,ɛ<sup>5</sup>təŋ

<sup>①</sup> 张光宇《汉语方言发展的不平衡性》,《中国语文》1991年第4期。《闽客方言史稿》,台湾“国立编译馆”,1996年。

<sup>②</sup> 以下“连城”指连城客家话,长汀为长汀客家话,梅县为梅县客家话,四堡为四堡客家话。

连城,  $_{\epsilon}tuŋ$  梅县;  $tan^3$  壮, 侗。这是一个重要的客家话口语词, 反映客家话的特色, 也可以用来作跟其他非客方言鉴别的特征词。王辅世等将“戴( ~ 斗笠)”的古苗瑶语形式构拟为 \*  $nt\theta\theta\eta$ 。很明显, 客家话跟苗瑶语应有渊源关系无疑, 此词音义形式跟苗瑶语更接近, 而跟壮侗语则不同。而此词并非来源于北方汉语。

2. 端, 拿东西:  $to^2$  勉瑶(拿来),  $tai^3$  布努(拿来);  $_{\epsilon}t\theta u$  连城,  $_{\epsilon}t\theta u$  梅县;  $tau^2$  壮(端水),  $tu^2$  傣(德宏),  $tai^2$  侗,  $d\theta u^1$  黎。梁敏等将“端, 拿”的古壮侗语形式构拟为 \*  $df\theta u$ 。客家话此词跟壮侗语、苗瑶语比较, 虽意义范围不同, 但跟苗瑶语、壮侗语音义对应。

3. 臭虫:  $k\theta n^3 pi^3$  畲,  $pi^1$  勉;  $k\theta\eta^3 pi^3$  连,  $_{\epsilon}k\theta n \text{ }_{\epsilon}phi$  梅县,  $_{\epsilon}k\theta\eta \text{ }_{\epsilon}k\theta\eta \text{ }_{\epsilon}pi$  长汀。客家话此词来源于苗瑶语无疑。王辅世等将“臭虫”的古苗瑶语形式构拟为 \*  $pji$ 。与客家话音义对应。

4. 潜水:  $mp\theta i^{31}$  巴哼,  $mi^8$  川黔滇苗;  $mi^5$  标敏;  $_{\epsilon}mi$  连城;  $mi^3$  梅县,  $_{\epsilon}mi$  长汀。

5. 躲藏:  $mi^3$  黔东南苗,  $pi:\eta^5$  勉瑶  $pi:\eta^3$  勉瑶;  $pje^5$  标敏,  $pi:\eta^3$  连城,  $pi:\eta^3$  梅县。苗瑶语“躲藏”、“潜水”词义交叉, 为同族词, 与客家话对应。

6. 瘫痪:  $khao^3$  滇东北苗,  $t\theta\eta^2 l\theta o^1$  黔东南苗;  $_{\epsilon}kia$  连城,  $_{\epsilon}kia$  梅县;  $kwa^2$  侗。

7. 穿山甲:  $lai^6$  勉瑶;  $_{\epsilon}le \text{ }_{\epsilon}ci$  连城,  $_{\epsilon}lien \text{ }_{\epsilon}li$  梅县,  $_{\epsilon}tiŋ \text{ }_{\epsilon}ti$  长汀;  $lin^6$  壮, 傣  $l\theta n^6$  侗。梁敏等将“穿山甲”的古壮侗语形式构拟为 \*  $lin$ ; 客家话“穿山甲”的语音形式更接近壮侗语。此词跟南岛语同源, 印尼:  $tengiling$  阿眉斯:  $ʔal\theta m$ 。

8. 伤疤:  $pi^5 qa^5$  滇东北苗,  $pi^3 \theta x\eta^1$  布努;  $_{\epsilon}phi$  连城( $kh\theta\eta^3 \text{ }_{\epsilon}phi$  结疤);  $_{\epsilon}phi$  四堡。

9. 推:  $s\theta\eta^3$  标敏;  $l\theta\eta^4$  黔东南;  $su\eta^1$  畲;  $_{\epsilon}s\theta\eta$  连城;  $_{\epsilon}s\theta\eta$  梅县,  $_{\epsilon}s\theta\eta$  长汀。这是客家话的重要特征词, 过去一直认为是汉语固有词, 从古代韵书中去找本字, 其实应来源于苗瑶语。

10. 头(专指人的头部):  $p\theta:\eta^2 na^2$ (脑门)勉瑶;  $_{\epsilon}th\theta u \text{ }_{\epsilon}no$  连城,  $_{\epsilon}th\theta \text{ }_{\epsilon}na$  长汀,  $_{\epsilon}th\theta u \text{ }_{\epsilon}na$  梅县;  $na^3$ (脸)侗;  $na^3 pla:k^7$ (额头)壮,  $na^3 pja^5$  布依,  $na^3 phak^9$  傣西,  $na^2$  侗,  $na^3 pja:k^7$  毛南,  $na^3 na^2$  毛南(脑门),  $ta^5 na^2$  仡佬(头那脑门)。是客家话最常用, 最重要的特征词, 各地客家话均有此词, 既反映了客家话内部的同一性、同质性, 又反映了客家话的特质性, 可用它来同其他各大方言群, 诸如闽、粤、赣、吴方言相区别。壮侗语“脸”、“额头”“脑门”为一组同源词族, 词义交叉, 但根词仍是相同的, 即“na”, 正好与客家话音义相合, 所以客家话“那”应是来源于壮侗语无疑。客家话“头那”当是个汉语与壮侗语的合璧词。

11. 抱( ~ 小孩):  $\theta\theta:p^7$  勉瑶;  $tje^{44}$  巴哼;  $le^3$  连城,  $let_3$  梅县。王辅世等将“抱( ~ 小孩)”的古苗瑶语形式构拟为 \*  $la:p$ 。

12. 小腿肚:  $k\theta u\theta^3 \text{ }_{\epsilon}na\eta^1 tie$  连城(脚难肚),  $kiok_{\epsilon} \text{ }_{\epsilon}na\eta \text{ }_{\epsilon}a\eta\theta e$  梅县;  $n\theta:\eta^3$  泰,  $n\theta:\eta^6$  版纳;  $na\eta^2$  临高,  $n\theta:\eta^3$  标语。客家话的“难” $na\eta$  跟泰、傣、临高、标语“小腿肚”音义对应。

13. 乳房:  $na\eta^3 \text{ }_{\epsilon}kye$  连城(乳牯),  $nen^2 ku$  梅县;  $nom^2$  泰,  $num^2$  傣;  $n\theta n^2$  壮。“牯”是客家话的标志性词尾, 其义多样, 除表示雄性, 如“狗牯”, 表示男性“木生牯”外, 还可标示大、突出意。

14. 男生殖器:  $_{\epsilon}t\theta\eta$  连城,  $_{\epsilon}lin$  梅县;  $l\theta n^5$  侗,  $n\epsilon:\eta^4$  仡佬,  $na\eta^2$  黎。

15. 女生殖器:  $_{\epsilon}ts_1 \text{ }_{\epsilon}pai$  梅县;  $pie^3$  赣县;  $pat^7$  水,  $pe^3$  仡佬,  $bo^2$  黎。

16. 口水:  $_{\epsilon}la$  连城,  $_{\epsilon}la\eta$  长汀,  $_{\epsilon}lan$  梅县;  $lai^2$  泰,  $lai^2$  傣;  $lai^2$ ,  $mlai^2$  壮。客家话用“澜”来表示。

17. 披(披衣):  $mpa^5$  滇东北苗,  $pa^5$  黔东南苗;  $po^6$  布努;  $_{\epsilon}pha$  连城。王辅世等将“披(披衣)”的古苗瑶语形式构拟为 \*  $mpai$ 。与客家话音义对应。

18. 放牧:tsuŋ<sup>5</sup> 畲, tɕuŋ<sup>55</sup> 巴哼, tson<sup>5</sup>ɣiu 梅县(放牛)。
19. 低(~头):tlai<sup>5</sup> 川黔滇苗, t4ao<sup>3</sup> 滇东北苗, c<sub>1</sub>le 连城, c<sub>1</sub>lai 梅县。
20. 麻木(手脚不听使唤):pi<sup>2</sup> 布努;bie<sup>5</sup> 勉瑶;bi<sup>5</sup> 标敏;pi<sup>2</sup> 连城, pi<sup>2</sup> 梅县。
21. 抬:ken<sup>1</sup> 七百, kaŋ<sup>1</sup> 大坪;kjeŋ<sup>1</sup> 勉, tɕeŋ<sup>1</sup> 湘江, c<sub>1</sub>kaŋ 连城, c<sub>1</sub>koŋ 梅县;kyŋ<sup>1</sup> 仡佬。
22. 提(东西):ɕau<sup>2</sup> 标敏;tiɔ<sup>2</sup> 连城, c<sub>1</sub>thia 长汀;diu<sup>4</sup> 临高, thi:u<sup>3</sup> 壮;tiu<sup>3</sup> 傣, tho<sup>3</sup> 标语。
23. 摞(…碗, …筷子, 收拾重叠)lap<sup>7</sup> 勉瑶, dɔ<sup>5</sup> 标敏;lo<sup>2</sup> 连城, lap<sup>2</sup> 梅县;tap<sup>8</sup> 壮, lo<sup>1</sup> 布依;lo<sup>4</sup> 仡佬, to<sup>1</sup> 傣。

24. 找(~人, 寻野汉, 寻食):lo<sup>4</sup> 勉瑶(寻找, 含贬义), luw<sup>2</sup> c<sub>1</sub>n<sub>1</sub>ieŋ(罗人)连城, luw<sup>2</sup> ɟɿ<sup>2</sup>(罗食)连城, lap<sub>3</sub> 梅县, c<sub>1</sub>lo 长汀;la<sup>6</sup> 侗, 水;la<sup>4</sup> 仡佬;la<sup>4</sup> 壮;la<sup>4</sup> 拉珈。此词客家话只出现在“很土”的语言环境中, 所以客家话词典一般不收录;但它确是客家话很重要的特征词, 可用来作方言分区的词汇标准。此词应来源于南方土著民族语言。

25. 玩耍, 撩;开玩笑:liu<sup>6</sup> liə<sup>6</sup> 黔东苗(~水);alniu<sup>6</sup> 畲;luw<sup>2</sup> 布努, kau<sup>4</sup> 布努(~水);liəw<sup>2</sup>, c<sub>1</sub>koliew<sup>2</sup> 连城, liau<sup>2</sup>, c<sub>1</sub>kau 梅县, ka:u<sup>2</sup> 毛南;ko<sup>1</sup> 侗, 水;xo<sup>1</sup> 傣;liau<sup>1</sup> 临高, ra:u<sup>1</sup> 黎, ɣiu<sup>1</sup> 壮;li<sup>1</sup> ko<sup>1</sup> 侗, kaŋ<sup>3</sup> liau<sup>1</sup> 临高(笑话)。客家话此词义有两个形式, 即(1)玩耍、撩, (2)开玩笑, 均跟苗瑶语对应;而客家话的“开玩笑”义则跟壮侗语“笑”、“笑话”同源。有的客家话词典用“搞”、“搞笑”注释此词, 但来自北方汉语的“搞”, 并非与苗瑶语“玩耍”, 壮侗语“笑”、“笑话”有渊源关系。

26. 摔(~东西, ~谷, 打谷子):paŋ<sup>8</sup> 川黔滇苗, faŋ<sup>8</sup> 黔东苗, paŋ<sup>37</sup> 湘西苗;pa<sup>5</sup> 标敏;pha 连城, phan 梅县。梁敏等将壮傣语此词的古声母形式构拟为 \*bw, 这可以用来解释客家话后来的声母送气形式。

27. 汤泡饭:tu<sup>2</sup> 湘江, dɔ<sup>2</sup> 三江, tɔu<sup>2</sup> 大坪;ɕthɔ 连城, c<sub>1</sub>thɔ 长汀。王辅世将此词的苗瑶语古音形式构拟为 \*du, 这可解释客家话的送气声母形式。

28. 抿(~一口):mi<sup>3</sup> 黔东县;mit<sup>8</sup> 勉瑶;mi<sup>2</sup> 连城。

29. 安装:to<sup>7</sup> 黔东县, to<sup>1</sup> 标敏;teu<sup>2</sup> 连城, teu<sup>2</sup> 梅县;to<sup>3</sup> 侗。

30. 拔(~草, ~毛):c<sub>1</sub>paŋ 连城, c<sub>1</sub>paŋ 梅县;bjɑ:n<sup>1</sup> 水, beŋ<sup>1</sup> 临高。

31. 扔(~砖头, ~东西):fiŋ<sup>5</sup> 布努;fe<sup>7</sup> feŋ<sup>5</sup> 勉瑶;fe<sub>3</sub>, faeŋ<sub>3</sub> 连城, fit<sub>3</sub>, fin<sub>3</sub> 梅县。此词客家话正好跟苗瑶语音义对应, 当然不会来自北方汉语。

32. 跳, 进:c<sub>1</sub>piew 连城, biau 梅县;pjiu<sup>1</sup> 侗, pjeu<sup>1</sup> 仡佬。

33. 馋(肉), 肚饿:tɕh<sup>1</sup> 川黔滇苗, sa<sup>1</sup> 勉瑶;sha<sup>1</sup> 布努, c<sub>1</sub>sa 连城, c<sub>1</sub>sai 梅县。客家话此词有二义:(1)馋(肉);(2)肚饿(因无油水或食某些东西而引起, 例如:食山水腹~得紧)。而苗瑶语此词只有“肚饿”义, 跟客家话词义有交叉。

34. 打(人):mɔ<sup>53</sup>, mpɔ<sup>53</sup> 巴哼, bɔ<sup>7</sup> 勉瑶, bɔp<sup>8</sup> 勉瑶(金门);mɔ<sub>3</sub> 连城, mak<sub>3</sub> 梅县;mop<sup>8</sup> 壮, map<sup>8</sup> 毛南。王辅世等将“打(人)”的古苗瑶语形式构拟为 \*mpaq。与客家话音义对应。

35. 煮(~白薯):hu<sup>5</sup> 黔东, ho<sup>5</sup> 川黔滇(高坡), hou<sup>5</sup> 先进;huw<sup>2</sup> 连城, hip<sub>3</sub> 梅县;ho<sub>3</sub> 四堡。王辅世等将“煮(~白薯)”的古苗瑶语形式构拟为 \*hjeu。与客家话音义对应。

36. 祖母:ja<sup>8</sup> 布努;cia<sup>2</sup> 连城 i<sup>2</sup>ia<sup>2</sup> 长汀;ja<sup>6</sup> 傣, 布依;ja<sup>4</sup> 水, ja<sup>3</sup> 泰。梁敏等将“祖母”的古壮侗语形式构拟为 \*ja, 这正好与客家话音义对应。值得注意的是, 梅县客家话“祖母”形式跟苗瑶语中的有些语言相近, 尚难确定是同源关系, 还是借词。

37. 亲家母: tshia<sup>3</sup> phu<sup>4</sup> 畲(外祖母), vu<sup>7</sup> tɛha<sup>3</sup> tɛha<sup>3</sup> 黔东, po<sup>2</sup> dzu<sup>6</sup> 川黔滇, dzu<sup>4</sup> 川黔滇(亲家); tshia p hu 连城, tsia<sub>2</sub> me 梅县, tshia<sub>2</sub> mu 长汀。苗瑶语 vu, po 都是“祖母”的意思; 词序正好与客家话相反。有的学者认为客家话的“tshia”是“亲家 tshin ka”的合音, 这种观点看来值得商榷。客家话此词应来源于苗瑶语。

38. 青蛙: ka<sup>1</sup>, keu<sup>3</sup> 布努; kwa<sup>3</sup> 标敏, kou<sup>53</sup> 巴哼, kwan<sup>3</sup> 畲; kou<sup>5</sup> 连城; kɔ<sup>3</sup> 四堡; kuai 梅县, kop<sup>7</sup> 壮, 傣, 泰, tu<sup>2</sup> kwe<sup>3</sup> 布依, je<sup>1</sup> kui<sup>3</sup> 侗(田鸡)。可以看到, 客家话此词跟苗瑶语更接近, 应来源于苗瑶语。客家话此词的舌根音声母和圆唇元音成分暗示它跟苗瑶、壮侗语均存在音义对应现象。

39. 知了(蝉): ve<sup>3</sup> jai<sup>7</sup> 布努; ia<sub>2</sub> i 连城, ia<sub>2</sub> i 长汀, ia<sub>2</sub> i 梅县; jai<sup>2</sup> 傣。

40. 鹿子: vɔŋ<sup>4</sup> kjaŋ<sup>1</sup> 畲, tɕuŋ<sup>1</sup> 布努; ɔŋ<sub>2</sub> kiaŋ 连城, vɔŋ<sub>2</sub> mi 梅县; miŋ<sup>2</sup> dɔi<sup>3</sup> 临高, mi<sup>3</sup> 傣。

41. 蜻蜓: miɔŋ<sub>2</sub> ti 连城, no<sub>2</sub> mi 长汀, niɔŋ<sub>2</sub> kiaŋ 梅县; huaŋ<sup>4</sup> kiŋ<sup>1</sup> 临高。

42. 瓜, 葫芦: phyɛ 连城(葫芦), phu 梅县(葫芦), faŋ<sub>2</sub> phu 长汀(南瓜); pu<sup>2</sup> 侗, 水(瓜) po<sup>6</sup> 侗, pjo<sup>6</sup> 水(葫芦), puo<sup>1</sup> 拉珈(瓜)。梁敏等将“瓜”的古壮侗语形式构拟为 \*bue, “葫芦”拟为 \*blo, “瓜”的古壮侗语形式跟客家话更一致, 浊音声母清化后, 客家话一般变成相应的送气音。

43. 丝瓜: lai<sup>1-2</sup> dze<sup>5</sup> 勉瑶瑶; luɐ<sup>3</sup> tsɿ<sup>3</sup> 连城, luŋ<sup>3</sup> tse<sup>3</sup> 长汀。

44. 浮萍: phio 连城, phiau 梅县; piu<sup>2</sup> 水, piəu<sup>2</sup> 壮; picu<sup>2</sup> 毛南。梁敏等将“浮萍”的古壮侗语形式构拟为 \*bieu。浊音声母清化后, 客家话一般变成相应的送气音。《广韵》平声霄韵“漂符霄切。《方言》注: 江东谓浮萍为‘漂’”。显然, 这里所指的“江东”决非是北方汉语区域, 而是“南染吴越”的南方。

45. 虹: kuŋ<sup>1</sup> 勉瑶; kɔŋ<sup>3</sup> 连城, kɔŋ<sup>3</sup> 长汀。

46. 水坝: pi<sub>2</sub> theu 连城, pi<sub>2</sub> theu 梅县; pi<sup>1</sup> 侗, fa: i<sup>1</sup> 傣, 泰, pha: i<sup>1</sup> 壮。梁敏等将“水坝”的古壮侗语形式构拟为 \*pwiai。这与客家话音义对应。

47. 招(~手): va<sup>33</sup> 巴哼, ja: p<sup>7</sup> 勉瑶; iak<sub>3</sub> 梅县; ia 连城; vat<sup>8</sup> 壮, va: i<sup>7</sup> 水。

48. 哄小孩: kle<sup>1</sup> 炯奈, kljəu<sup>4</sup> 标敏, kje<sup>4</sup> 勉瑶, kja<sup>4</sup> 勉瑶(金门); le<sup>2</sup> 连城, læ<sup>2</sup> 四堡。王辅世等将“哄小孩”的古苗瑶语形式构拟为 \*gljæ。这是个复辅音声母结构, 客家话丢失了开头辅音 k, 而 j 则与 l 对应, 苗瑶语与客家话音义对应。

49. 一床被子: phaŋ<sup>1</sup> 黔东, pha: ŋ<sup>1</sup> 黔东, 川黔滇, pha: n 勉瑶, faŋ 长汀, ba<sup>1</sup> 水, pha: n<sup>1</sup> 勉瑶, fan 梅县, fa 连城, ba<sup>2</sup> 毛南。王辅世等将“一床被子”量词“床”的古苗瑶语形式构拟为 \*phɔ: n; 而梁敏等则将此词的古壮侗语的声母形式构拟为 \*ɲb。客家话此词跟苗瑶语更接近, 应源于苗瑶语。

50. 去一次(回): pai 梅县, thou<sup>3</sup> 四堡, tho<sup>3</sup> 连城; pai<sup>2</sup> 壮, 布依, tau<sup>5</sup> 侗, 布依。

51. 窝, 禽兽窝(鸡~, 猪~, 鸟~等): sə 长汀, səu 连城, teu<sup>3</sup> 梅县; sou<sup>3</sup> 临高, ndau<sup>3</sup> 水, 毛南, tau<sup>3</sup> 侗, 拉珈。以上的壮侗语是“一窝猪”的“窝”义, 跟客家话的意义有相同处; 下面是壮侗语的“鸡窝”跟苗瑶语的“鸟窝”的音义形式: lau<sup>4</sup> 勉瑶, 标敏, lau<sup>4</sup> 泰, 傣; zau<sup>2</sup> 布依。梁敏等将“一窝猪”的“窝”的古壮侗语形式构拟为 \*ntəu, 与客家话音义对应。

52. 密(种得密): ma<sup>8</sup> 勉瑶; mɔu<sup>8</sup> 勉瑶(藻敏); muɐ<sup>3</sup> 连城; me<sup>2</sup> 四堡。王辅世等将“密(种得密)”的古苗瑶语形式构拟为 \*mat。

53. 坏(为人差劲): pa<sup>4</sup> 川黔滇苗, 黔东南苗; pəa<sup>4</sup> 川黔滇苗(麻山); <sup>c</sup>pe 长江, <sup>c</sup>pe 梅县, tsho<sup>c</sup>pa(差~)连城。此词苗瑶语跟客家话意义上不能完全重合, 苗瑶语表示的是物体的不好, 而客家话表示的则是人的德行方面。王辅世等将“坏”的古苗瑶语形式构拟为 \* bai。

54. 摸(索): mpa<sup>22</sup> 巴哼; <sup>c</sup>mia 梅县, <sup>c</sup>muw 连城; mwa<sup>3</sup> 仂佬, mo<sup>1</sup> 侗, 壮。壮侗语为“摸(鱼)”。

55. 傻: ɣoŋ<sup>6</sup> 布努, ɣoŋ<sup>5</sup> 勉瑶; <sup>c</sup>ɣaŋ, ɣwa<sup>3</sup> 连城, ɣoŋ<sup>3</sup>, ɣok<sup>3</sup> 梅县; ɣaŋ<sup>4</sup> 壮, ɣu:ŋ<sup>6</sup> 龙州, ɣaŋ<sup>2</sup> 黎, ɣoŋ<sup>3</sup> 泰, ɣoŋ<sup>3</sup> 临高, ɣə<sup>3</sup> 傣。

56. 慢: niaw<sup>3</sup> 滇东北苗; nəŋ<sup>3</sup> 连城, nə<sup>3</sup> 长汀, nau<sup>3</sup>, nɛm<sup>3</sup> 梅县; num<sup>5</sup> 壮, nuŋ<sup>3</sup> 布依, na:m<sup>5</sup> 侗。客家话“慢”有两个不同的形式, 都可以在壮侗语、苗瑶语中找到对应形式。

57. 抬头: ɣo<sup>3</sup> 标敏; ɣo<sup>3</sup> 连城, ɣau<sup>3</sup> 梅县, ɣo<sup>3</sup> 长汀; ɣa<sup>4</sup> 布依, ɣwa<sup>3</sup> 黎, ɣa:ŋ<sup>4</sup> 壮。从上述比较可以看到, 客家话此词跟苗瑶语更接近。

58. 喂: kuŋ<sup>35</sup> 巴哼(喂鸡), ku<sup>5</sup> 畲, kaŋ<sup>6</sup> 湘西(喂奶); <sup>c</sup>kiəŋ 连城, kiuŋ<sup>3</sup> 梅县; ku:ŋ<sup>1</sup> 壮(喂猪)。此词壮侗语、苗瑶语和客家话的使用范围有区别, 壮侗语、苗瑶语多指“喂”动物, 而客家话则可兼指“喂”人和动物。但应是同源关系。

59. 烫: lhu<sup>7</sup> 黔东南苗, lau<sup>1</sup> 滇东北苗, lu<sup>7</sup> 勉瑶; luk<sup>3</sup> 梅县, ləw<sup>3</sup> 连城, lu<sup>2</sup> 长汀; lok<sup>8</sup> 傣, luk<sup>8</sup> 壮, luk<sup>8</sup> 拉珈, klo:k<sup>10</sup> 壮(邕宁)。从上述比较可以看到, 客家话跟壮侗语、苗瑶语应是同源关系。梁敏等将“烫”的古壮侗语形式构拟为 \* gluək; 而王辅世等则将“烫”的古苗瑶语形式构拟为 \* luk。这两种构拟形式都与客家话音义对应。比较起来, 客家话此词跟苗瑶语更接近。

60. 刷(刷碗): ɬo:ŋ<sup>3</sup> (漱口) 勉瑶, ce<sup>4</sup> lo<sup>5</sup> 布努, klaŋ<sup>4</sup> 标敏; zo<sup>4</sup> lo<sup>5</sup> 川黔滇苗, <sup>c</sup>ləŋ 连城, ɬo:ŋ 长汀(~碗, ~口, ~衫); la:ŋ<sup>4</sup> 泰, 傣, 侗, klo:ŋ<sup>4</sup> 壮。苗瑶语此词表示的是“漱口”意义, 壮侗语表示的是“刷碗”意义, 而客家话则兼有之, 词义虽有扩大, 但根词仍然相同; 梁敏等将“刷(刷碗)”的古壮侗语形式构拟为 \* glwaŋ。比较起来, 客家话此词跟苗瑶语更接近。

61. 拌(拌猪食): kəw<sup>2</sup>, nəw<sup>2</sup> 连城, <sup>3</sup>kiau; lau 梅县, kə<sup>3</sup>, nə<sup>3</sup> 四堡; kau<sup>1</sup> 傣, ɲa:u<sup>1</sup> 毛南, kla:u<sup>2</sup> 壮; la:u<sup>1</sup> 仂佬, kva:u<sup>2</sup> 布依, ɲa:u<sup>4</sup> 柳江。梁敏等将“拌(拌猪食)”的古壮侗语声母形式构拟为 \* ŋg<sup>1</sup>。而客家话此词词义有微殊, 可用来指称食物的混合, 而不仅限于指“拌(拌猪食)”义。客家话此词并非来源于北方汉语的“搅”词, 连城城客家话读<sup>c</sup>kiəw, 比较起来, 韵母声调形式不同, 词义也有区别, kəu<sup>2</sup> 词仅限于指拌食物, 此义跟壮侗语词义相关; 客家话此词应跟壮侗语同源。值得指出的是, 客家话此词的两个形式竟跟壮侗语的两个形式如此对应, 这是一组典型的同族词。其演变方式很有规律。

62. 搅和: nio<sup>2</sup> 黔东南苗, tɬo<sup>5</sup> 滇东北苗, tlo<sup>5</sup> 川黔滇苗; nəw<sup>2</sup> 连城, luk<sup>3</sup> 梅县, <sup>c</sup>lu 长汀。

63. 秤(大秤): lio<sup>7</sup> 黔东南苗, lo<sup>2</sup> 川黔滇苗; ləw<sup>2</sup> 连城(大秤), lo<sup>3</sup> 四堡。客家话此词指的是“大秤”义。

64. 脱,(裤子、鞋等)自行脱落: le<sup>5</sup> 川黔滇苗, li<sup>8</sup> 黔东南苗, tɬhu<sup>1</sup> 布努; <sup>c</sup>le 长汀, lue<sup>2</sup> 连城。

65. 分娩: kuŋ<sup>35</sup> 巴哼; <sup>c</sup>kiəŋ 连城; kiuŋ<sup>3</sup> 梅县。

66. 砍(砍树): to<sup>3</sup> 黔东南苗, dau<sup>3</sup> 标敏, ntau<sup>3</sup> 川黔滇苗, nto<sup>3</sup> 巴哼; <sup>c</sup>təw 连城, <sup>c</sup>tau 梅县, <sup>c</sup>to 四堡; te<sup>5</sup> 水, te<sup>5</sup> 毛南, tham<sup>3</sup> 壮。王辅世等将“砍(砍树)”的古苗瑶语形式构拟为 \* nto; 而梁敏等则将“砍(砍树)”的两个形式分别构拟为 \* tɛ 和 \* pr。很明显, 客家话跟苗瑶语应是同源关系无疑, 此词音义形式跟苗瑶语更接近。而跟壮侗语则不同。

67. 用手按住: tsham 梅县; tshaŋ 连城; tsam<sup>6</sup> 仵佬, tsam<sup>6</sup> 水。

68. 扫, 扫地: ko<sup>13</sup> 巴哼, tche<sup>43</sup> 川黔滇苗, kja<sup>3</sup> 畲, tchel 布努; khieu<sup>2</sup> 连城, khia<sup>9</sup> 四堡, khia<sup>9</sup> 梅县。此词苗瑶语演变的过程是很清楚的; 客家话此词应是来源于苗瑶语, 而不可能来源于北方汉语。

关于声调的说明: 声调对应是汉藏系语言同源词研究中的重要条件之一; 汉语方言的声调演变以声母的清浊为条件, 清辅音起首的一类演变相同, 浊辅音起首的一类演变相同。因此, 切韵音系平上去入四声各分阴阳演变为八调。本文的同源词的声调形式多数对应, 但也有不对应的, 这主要有几种情况: 1. 有文读色彩的词声调较对应; 2. 较土的, 与多音节或复辅音形式有关的词声调则较不对应; 但明显是同源关系。3. 客方言特有的音变规律影响声调的对应, 例如: 中古次浊声母平声、上声、入声, 全浊声母上声字客家话都有部分字读作阴调类的, 往往读作阴平调。客家话内部的声调归并, 如梅县话阴阳去已合并。

### 三 结论

1. 从上述客家话最常用, 最基本的口语词比较来看, 68 个特征词中, 有三分之二的词的音义形式与苗瑶语更接近。其意义在于学术界一般认同客家跟畲族有密切接触关系, 但关于畲族的来源问题, 学术界的意见则主要有两种, 即来源于古百越土著民族的“土著说”和来源于洞庭湖“武陵蛮”苗瑶语族的“外来说”。上面的客家话跟苗瑶、壮侗语的比较表明: 客家话词的来源是复杂的, 既有来自洞庭苗蛮语言, 也有土著原住民即古代百越后裔的语言。客家话的形成是“多元一体”的产物。如果我们把客家话看作是一个多层装置的结构, 那么, 最底层的是壮侗语, 中层的则是苗瑶语, 最上层的是北方汉语。苗瑶和北方汉语是“外来”的, 只有壮侗才是真正的“土著”。福建的地方文献材料往往把畲说成是“瑶”或“苗”, 这是有一定的根据的。苗瑶是畲的近源, 而壮侗则是畲的远源。畲语词有苗瑶和壮侗这两个源头。从比较可以看出, 客家话的这些词里苗瑶语的成分远多于壮侗语的。

2. 客家话的形成并非是像有些学者所主张的客家话完全是“中原汉语”南迁的延续。这种观点显然是受传统的历史主义演化论理论所支配, 这种完全以母文化——母语说来解释后来的语言变异的观点, 我们称之为线性理论, 即现在的客方言的语言变异形式是自中原汉祖语自唐宋元以来, 一条直线地演变发展来的。显然, 这种理论并不符合语言事实。客家话的形成是多元的, 多层面的语言互动的结果。它的源头包括: 苗瑶语族, 壮侗语族, 北方汉语; 而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所谓“语言底层”的问题了, 它反映了历史上这几个族群之间的密切的文化互动关系, 在“互动”中产生了客家和客家话, 所以, 客家和客家话早已不是北方汉人和汉语的“移植”, 而是北方汉文化到达闽粤赣交界地区即客家大本营后“地方化”的结果。

3. 隋唐以来, 来自洞庭湖区域的苗瑶语族到达闽粤赣交界地区后, 跟当地土著的百越人后裔壮侗语族接触融和, 这样形成了畲族; 自宋元以来, 北方汉人南迁到闽粤赣交界地区跟当地的土著畲族发生密切的文化互动关系, 这样即形成了客家和客家话。

4. 客家话中的这些词的构成形式是多样的。考证客家话的词源并非一定要从古代韵书中去考“本字”, 这种“本字”往往并非来源于北方汉语。由于客家话中的这些词词义的演变过程过长, 有的词义跟苗瑶, 壮侗语词义并不完全重合, 更多的表现为一种词义交叉相近的关系, 其词义关系在共同同源体系中, 可组词比较, 而不是单个词的比较。

## 主要参考文献

本文语言材料来源:客家话、闽话、畲语材料系本人田野调查。客家话以本人母语连城话为代表。梅县话参考:桥本万太郎著《客家语基础语汇集》,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1972年;黄雪贞《梅县方言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张维耿主编《客家话词典》,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长汀话参考:罗美珍、邓晓华《客家方言》,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壮侗语材料引用中央民族学院语言所《壮侗语族语言词汇集》,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5年;梁敏、张均如《侗台语族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苗瑶语材料引自中央民族学院苗瑶语研究室《苗瑶语方言词汇集》,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年;王辅世、毛宗武《苗瑶语古音构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毛宗武、李云兵《巴哼语》,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毛宗武、蒙朝吉《畲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6年。印尼语引自陈枫等《印度尼西亚语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63年。台湾南岛语引自何汝芬、曾思奇、陈康等《高山族语言简志》,民族出版社,1986年。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商务印书馆,1980年。

赵桐茂等《中国人免疫球蛋白同种异型的研究:中华民族起源的一个假说》,《遗传学报》第18卷,1991年第2期。

林惠祥《林惠祥人类学论著》,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

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希山书藏发行,1933年。

陈支平《客家源流新论》,广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

蒋炳钊《畲族族源初探》,《民族研究》1980年第4期。

施联朱《关于畲族的来源与迁徙》,《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2期。

陈其光《畲语在苗瑶语族中的地位》,《语言研究》1984年第1期。

毛宗武 蒙朝吉《试论畲语系属问题》,《中国语言学报》1985年第2期。

邓晓华《人类文化语言学》,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年。

——《客家方言的词汇特点》,《语言研究》1996年第2期。

——《论闽客家人群的方言文化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华南农村社会文化研究论文集》,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主编,1997年。

(通信地址:361005 福建 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

## 中国突厥语研究会第九次学术讨论会在京召开

中国突厥语研究会于1999年4月27—30日在京召开了第九次学术讨论会,来自新疆、甘肃、河南及在京有关单位的60多位各民族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会议收到论文40余篇,内容涉及突厥语族语言的语言学、文字学、文献学、地名学、人名学、社会语言学、文化语言学、翻译学等研究领域。会议期间,代表们还讨论通过了新的《中国突厥语研究会章程》,并根据通讯选举和民主协商的结果产生了第五届理事会、常务理事会,哈密提·铁木尔教授再次当选为会长。

肖 月